玉溪集

詩 書 祭文

記 序 附錄

單

gift

玉溪文集序

欒共子有言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古事親事師事君固人道之大端而士之窮居在堂以致其君之誠矣惟

至孝親隆師之豪舉殊所至不敢死而焉百川之過人者而以推許若故遷司憲為監察王渼先生金之在鑛自老於予一之道而豈悅乎禀子之

言也歟之剛明毅懿而學
於他行世甚執也所隱
從謹浮濤順意承志體
侍疾調餌致水饍之異
廬墓窮山絕虎豹之跡
鄉里宗黨一辭稱之嘗

師事趙玉川先生及趙公
遷講迺蔦公爲之雲溥
然論矣可以剖心以白至
冤至於戰猶虞懷仰望
實久經理至再汲予不擇
夷險細大而畏至心吾趙

民後人邑子今誦之思其
行治之槩也自古哀衰
士之論通經有沖翹然
於古詩之叢書孫學倫
理毅變濩偽何無作者
莫鮮矣迺若淹沖渥涵

循〻不自畏而至存德心
見諸日用在明白懇實而
何而敬為長之為人子為
人弟子之範不於乎冥哉
己嘗與李訥隱權江左
李浚登諸名之右淺德

乃此許以有用之器乃之輒
轅甚嘆咍曰是我當國也
危疑豈無而死牖下其
材猷志若又而以想見
也惜乎豈家穴之蹤一旅
邊時無以致之事君之

如也予平生所長著述有此瓶亦不收拾不傳只兄于篇附以一時流與拔隸敘述於文發之為一爲海孫鎮魯宮保收圖緩傳而欲以穽寧為

淳熙宸睠之所以見重於人者固不在遺文之寡為世之孝子仁人如二連高子臯也曷嘗以文章傳後哉是以復於君因書所感於卷

謁以臺灣請之意云
義民中能若永嘉後人
擢相翊謹序

王溪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書

祭文

王溪文集目錄終

玉溪文集卷之一

詩

登玉川峯

亭亭玉岫俯玉溪山自華南水橫西媚蘊百年磨琢少人誰如玉品高題

華藏庵落成韻

窮山庵沒昔如何石佛尚存閱㤥多爲構此地追先志勿使後人泛看過

華藏山六絶

嶺上白雲多依如降仙老坐數來去人太半休

中道　老嶺
千年荒廢址此日見新庵眞形秘不露山勢擁
東南　庵子
庵東百步地有城名曰僧僧去山猶在古木纏
蒼藤　僧城
何代背山陣脫掛將軍冑衆峯不敢敵挺特立
穹宙　冑峯
僻洞深且長今人尚云古中開樵牧路落日蕭
蕭雨　古長洞
山上無源地天開一小池那將過孝水千載永

言思　　天池

題漁隱堂室

晚年漁隱取何如僻巷蕭然一草廬地待文章
名始著人行道義志無虛偷閒逸興尋泉石忩
老幽懷樂鳥魚（本序有魚鳥之樂足以忩老懷故及之）從此眞工
塵念少詩中有友卷中書

登漁隱亭會話

賀與茲邱遇箇中亦勝佳捲簾笛淵月投筆墨
坊花取適魚方戲忩機鷺不遐源源趨向地祇
恨石蹊斜

晩春携友登水月庵

聯笻尋到碧山家靈境無塵俗想遐幽鳥不驚林下士晩花尚着石間楂僧知故事憐相老地遇先賢賞倍加竟日淹畱忘却返蒼蒼雲樹影西斜

贈別鄭上舍 彦泰

送子陽關外彷徨春水潯長適五十川流入一片心今日惜分手何時重盍簪前期知有在惟恨九秋深

次贈鄭上舍

宿契相思嶺以南佳辰又值月三三山鵑被樹春風吐椽鶯還巢野土含安得歸便鄉信付己教兒子澗槃探此翁愈愈君能記尺素無殊對面談

陪訥隱李丈光庭觀魚笛淵

笛淵清且濴山日下陰陰縱觀魚之性誰知化育心

次人壽宴韻

月建商正歲值辛六句花色再逢春龜籌日計三千甲鳳曆星添五百寅庭舞班衣登孝子盃

行壽酒咏佳辰天心與善流餘慶拜祝君家福
祿申

挽訥隱先生

雲霄一羽正高飛爭道宏儒此日歸却看追節
陪賞地溪山風月減精輝

賀族從元石柱國見訪

金溪百里王溪流此日相思來水頭莫惜源源
情話續吳中明月正空秋

書

上王川先生

拜違侍右今幾月每向北雲承信無階未效服勤之誠祇自日夕憂惕難以充舌盡罄況惟北土風氣不并以南伏不審峭寒編中道體候神護萬相寢膳凡節能免生疎之歎否遠伏溯不任下誠命欽疇昔歸路滯雨水費了數十日僅還省候免添伏幸身家以無名之症跨月委頓所謂志業荒廢難收已作芭籬邊物事回想前日教督之恩辜負至此無以籍手於佗日每中夜以思不覺騂然自訟也賢允丈今作覲行遠路徒涉不無遐慮而侍側之日庶忽湘累之悲

預切伏慰祇冀氣體候益膺康寧阜沛恩渥還旆利稅千萬耳

上玉川先生

邦運不幸賊徒謀兗先生承命舉義不察命欽之不材委以輸餽之任此誠臣子效死之日也何敢爲身謀避以圖自便然而朽木不可撑廈蚊蚋不能負山人所知也命欽雖素有死國之心自顧其能百不類人若不量其力冒受而僨事則貽累於主將其不可明審矣今卽治裝赴旅求爲偏裨之卒於分足矣玆敢先此仰告伏

乞察此事情擇其可堪者以遞任以敦大事以
安私分千萬伏望

與訥隱李文

頃者伏承下覆十四披翫如得拱璧叁日寒暖
不常伏未審靜中體候神相萬安新除已順遞
否種種慕望非平日比命欽久欲一進軒屛仰
承德誨而適患阿睹閉目已月餘苦候少間而
一向無減益愧向德之誠薄以婦文字旣不得
躬進拜請方負唐突之罪乃蒙執事不鄙特賜
容納自此冤逝者將不朽矣幽明隕結之感當

復如何伏計今已撰次而薪憂旣如是先送迷豚仰探起居兼使稟命病若少可當百拜以謝伏祝對時康泰以副下誠

答訥隱李丈

嚮蒙左顧一宵承誨不足慰踰渴之懷而歸旆甚促未副款洽滿心怔忪尚今未弛謂外惠翰又先之滿紙垂教逈出尋常仍伏審閑中道體候神護觀翫有相世間一切浮囂之說不足以累我靈境可想固窮之君子隨遇而安誦誦慰慰益復如何命欽天地間一塵蠹耳少也學不

力行不篤今衰禍餘生已迫衰境日用措爲萬
無補削之策終不免小人之歸回思前日接隣
時源源承教是何等至樂界而今不可復得歎
歎柰何來旬間準擬一造衡門以續徧逋歸路
兼候江左計而其間或無冗汩之魔障否

答權江左一甫萬

石浦一別後竟致燕鴻之分居常悵恨無日不
憧憧于中料外淸翰不較而先之滿幅情辭能
喚起積情令人有瞿然自省處君子之愛誠博
矣感荷叵量況伏審令體起居晏重寶眷均慶

慰慰賀賀命欽兄弟免恙兒們無警是幸自來懶習已成溪痼無藥可醫祇自浩歎窃想齋居無累遊心於卦爻消長之理寓樂於鐘律清濁之間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妙那由致身座側一聽偉論而以滌滿腔塵累也下教事當銘念而此則在人不在已其成與否又何可質也訥翁來此數日方歸自擬明春回謝此計若遂則當歷訪仙廬以謝久逋之罪也

答醉隱堂吳丈達夫 三達

千里命駕古人所尚而罔兩𢿙漢蟄伏窮巷徒

切識荆之頗賴天之靈猥承英眄於陋巷一自溪口之别雲泥迥隔居常欽想一造侯謝之念曷嘗一日弛哉江南隴頭之恨益切於愁多病滚而千萬夢外獲拜尊札不覺手舞足蹈也謹伏審靜養經體茂膺多祉切緦之慽聞之驚愕而蕃衍之門自多如此千萬慰抑如何如何命欽十餘年來憂禍層生了無一分在世之況而又當師門千里之配事一者情私夫復何喻臨紙怱怱不知宣謝

與趙聖與 進道

命欽久不作英山行殆不近人情者先師在時
其眷誨何如而今若是慦然也然人情人事有
非衰病者所堪或可俯恕而休咎耶當日事吾
不欲言座下亦不欲聞而恩霈無期如我朝暮
者常恐地下之目不得瞑矣先師遺墨未入原
稿者常多云夏須一一收拾以待後日如何春
冬兩書一未奉報居常悵恨而非但坐懶未有
的便時或有便又復悤卽稽謝至此伏望座下
昆仲無謂我生世人勿較而以時存問則其感
激尤何如哉春事方殷省棣體侯珍相覃節均

善否季方兄前未及各書傍布似好耳餘乎倩
不宣

答李平仲 重光

咫尺違久亢不勝悵懷耳特荷不遺投此惠問
副以瓊章雙手擎讀驚喜不知宣謝至意何以
報酬也就審學履履茲神相林廬幽靜讀書之
味定有日新之樂且賀且祝命欽連汨憂冗日
用措爲憒憒益甚欲得少暇一就參聽緖論兼
得逍遙乎水石之美而人事隨日多魔徒切覽
者之勇向也令從氏見訪縱成一日之歡恨不

得與座下聯袂悵餞之懷想必歸路仰達幸不較而更續團會耶示韻僅搆次呈想未免高眼一笑耳

答權上舍 正始

承審臘寒靜體起居若何即聞村底不淨姑爲棲定於石泉齋舍想有幽靜之趣觀翫之味足以消遣餘日而顧此衰蟄不得相從於那邊雪月之間聽淵妙而消悁鬱矯首遐想秖切忡悵示中稧事趂當收講而於旨既爲疫所如干僾物亦在於旨勢不可得俟其稍淨然後指日仰

呈爲計惠然之顧知有前期而際此歲迫懷人這想不可以平常時比也未前惟冀自愛迓新增福

與趙聖紹 述道

昨秋委訪纔得數日之款座撓榊耗未攄其悃别後悵譆如食未化中夜無寐未嘗不十回往來於高軒伯叔間也先先師在世之日門下諸人孰不蒙至訓而如欽者偏受罔極之恩第質鈍人微未副至教之萬一今齒髮遽如許矣有時思事一之義烏得無淚古傷今之懷耶以先

師之德業負荷不得展布一時坎壈而終豈但諸賢孫門下生之所抱恨抑令時士類之所共齎鬱也九天冥漠恩宥無期縱欲刳心瀝血以白當日之冤而非分非人秖自飲泣而已歎如之何幸家有賢孫金昆玉季輝映吾南其文章德器大爲一時所推重足以振家聲而紹前業凡在知舊莫不欽仰而歎誦況欽之事同一家者其傾嚮尤何如哉不審此際積雨初晴經棣體珍相都侯均慶否馳溸願聞那間或有一顧之階耶長時企企耳餘萬倩草不宣

與族從元石 柱國

春和景明益不禁花樹之想前承惠書因便卽謝矣已達而得覽否未審此際靜養起居康泰一門大致均安否區區遠溯不已族從喪禍餘生頓無寄世之況日事辛擾無以爲喩向也佳川春享時準擬進參兼叙諸親情話而適値雨未得遂意悵缺之懷尚今不已退待來月晦忌祀時預未知其時事故如何耳前者囑事向已大槩陳謝而其成與否當在一番面討然後可質不可預圖耳從近乘暇或有惠顧之路耶餘

漏萬不宣祇自企祝

寄兒昌濟

自汝離家未嘗暫忘者乃知慈愛所偏玆者潦炎客中眠食無恙所做賴僉益相長之道無放過時日否父昔狀姑保眷率亦無頉而惟允侄病勢至重萬方無效以是爲憂耳前送糧米想已乏之絶今纔送一月糧從後所食待新麥而繼送爲計勿慮可也大凡爲人之道行有餘力足以學文然勿以曠省爲念勿以家故爲思及此少暇勉之勉之以副老父之望是祝聞科擧在

秋而一種浮名惟是外物安可區區於此而徑自出脚栽但着實心上工夫則外物之榮不求而當自至矣日讀一篇探究一篇義理日徹一首磨琢一首趣旨日新又新則庶幾有將進之方幸勿浪過也侄兒病勢少差當去觀爲計耳

祭文

祭玉川先生文

嗚呼先生簪纓世閥詩禮家聲氣全光嶽學宗朱程就于有道門路旣正日邁月征志篤意亹味瀠菽粟光爍錦綮風和日晶玉溫金精粗展

所抱前道康莊陟彼雲逵羽儀王庭柱石其材
黼黻其猷華聞日馨渥重恩優倘來軒冕豈我
素志愷弟君子難進易退枳棘繞林鳳鳥先舉
荆榛塞路仁獸遠跡急流勇退幾年家食泉石
有契邱園養德報國一念炳然惟毋憂民憂俗
慷慨寤言刻爾王室有過誰釐孤忠自激萬死
靡悔一章援函瀝血刳肝心懷孤竹跡隨逢干
蹈刃犯雷恭竢嚴譴彼譖人者從而禍煽狼豺
當道鬼蜮含沙予以禦魅鍾城路遐朔風砭肌
鯨雲隔鄉編館畫寂身累道亨竟盜適發邦國

震動金鷄報喜義旅承命噫我先生感激許殉
南陽籌略文山忠憤不日招諭貔貅三千揮淚
誓衆質彼蒼天師行未幾平報隨至洗甲投戈
歸鄉靜俟曾未幾時譎責又下萋斐成貝復追
前辜瞻彼南鄉瘴境浮祲中道愆候症遂濅深
食難適口醫不殫方旅館醫復事多倉遑哀哀
棘人星夜奔馳扶櫬返故血脚含悲禮襄以時
卽遠在邇鄉閭灑淚儒林衋氣嗟我先生至冤
未雪九天遼夐恩霈何日嗚呼小子早侍屛幪
憐我固滯牖我顓蒙諄諄敎詔懇懇要義爲人

有方匪直文藝工先敬義敎本孝友提綱挈維丁寧告慵滄洲水石王溪風月祇承杖屨恐其隳失我誠何人蒙恩此極粗辨豕亥是誰之力哀我先生以直見忤陪隨北轅未克終始幸蒙恩宥庶獲依歸胡天亶怒又命南爲時適大漲未得陪隨登高遠眺淚灑行塵夫何中途皐音遽臻天乎鬼乎夢耶眞耶此生何時更承至誨奔趨大號天日翳翳先生之冤何日昭明先生之學何日闡揚繄我先生實惟間世令子賢孫能繼裘冶塵刹陋語寧復何追小子今來只哭

吾私生三事一未報涓溪不昧尊靈庶賜歆佑

祭亡弟泰欽文

嗚呼哀哉我之失君而獨寄於斯世者今三十有二年矣三十二年之間何日不思君而每作省山之行則思君尤有倍於平日者會於乙卯遭先妣喪襄事已成吾兄弟曰往省墓一日於墓左君泫然哽塞而語余曰若使余當伯氏辭世之日則其惻怛迫切之懷豈有異於今含恤之日耶蓋君此語以余早衰爲憂而發也経制二年君先棄我使我當君憂我之痛信乎不可

知者死生而所難必者天理也君死之翌年先
考又棄不肖同窆于先慈之墓使第三弟守殯
而我則築室墓下居三年如使君不死而在則
當日從我於寂寞悲泣之中庶有相與依慰之
道而不可得焉此吾所以每當省掃之日益倍
思君而況君墓左之語耿然在耳而難忘者耶
嗚呼哀哉親山營護之擧始創之日君實預焉
而君沒之後我獨主之平生勤念如干鳩聚之
物其於忌日祀享春秋掃奠庶幾略略備用而
惟是漆山中立石表誌一事尚未就今余年迫

八十精力益衰恐不能遂意於在世之日且念
子侄中無有能幹其事者此吾所以夙宵焦心
者使君在世而終始與之同力則此事豈若是
遷就哉雖然或賴神天假我數年則當竭力爲
吾之所欲爲而又安可必耶嗚呼自君沒後君
之二子次第成立有子有女其孝友之行可謂
不墜家緒而且視我以父同牆比屋朝暮怡愉
者凡幾年于此矣不幸十五年內再遭欝攸之
變渠兄弟不能保故址而移居于德街山下移
未幾仲侄哭長子尚居故址而不使移動則不

遭此慘耶我不得視猶子也而不與之早自挽住竟有此極君若有知其肯曰吾有兒乎君幽宅久在撓攘中兩侄夙宵隱憂每以不得吉地爲恨今於嫂氏墓前二墳一岈而移成襄禮窆事畢矣君體魄安矣我之失君而獨寄於此世者其情慽矣君其知耶否耶

哭亾子彌濟文

告亾子彌濟之靈曰至痛無言至哀無文門戶頹矣藩垣壞矣吾之望於汝期於汝者止於此耶天歟人歟孰使汝至此也汝父福薄不能保

有汝耶抑汝其命耶撤汝家而新之誰爲爲之託殯于此若或起之移祠納主且將神之心骨俱痡汝其知乎姑安於是

記

華藏庵記

太白迤而南至三十里爲藏史庫覺華寺又迤而東至二十里爲華藏山山之名蓋古也自頂而下至稍衍處有古庵址址之傍有巖巖之下有石佛一軀意慈嶺之徒所刱也世傳麗相國金怡讀書于此有詩云紅雲紫氣知仙閣緑髮

清談是貴人可想玆山之自古擅勝也庵之廢
興未知的在何代而遠則羅矣近則麗矣其扶
輿磅礴之氣至此而騰其精高而抱幽而爽㴱
而阻空仁者所樂而麗相後無人藏修於此我
先君子甚愛玆山之勝杖屨時登遊償者久矣
乙卯塟先妣于此虛一席以待後先君子常慮
其地勢㴱僻人跡罕到欲置庵舊址以通人烟
而未果靈芝興感風樹纏痛庚申夏先君子下
世逾月而祔先妣塋右虞祔後廬于墓下昕晡
侍塋追感先志之未就是年冬召丁鳩材翌年

春命匠始事招致髠徒雲月二人尸其事至夏
工訖以八日落之各刹髠緇愛其景幽庵靜顧
晉者多矣噫物之興廢不常在昔創庵之日豈
料後幾百年之荒廢又豈知今日之重建乎在
今重建之日又豈料幾百年無廢使後之視今
不如今之視昔乎然此庵之建非爲髠徒而設
爲護我墳墓而置耳使吾子孫孝思無斁世護
墳塋嗣葺此庵則庶幾無荒廢之感矣正蘇長
公記菩薩閣以孝守畫之意也復何疑哉閣制
還巢訥隱李公光庭爲余言此庵不可無記竊

料此公金石之文可謂百歲不朽而若擣張無
實則是重吾不孝罪也不敢承命略記置庵額
末以寓履霜之感

序

古若翁自序

或有問於余曰世之耆老宿儒莫不有自號而
子獨無號何余應之曰不然世之有號者或以
德望之見重或以文章之著聞而如我之終老
蓬蓽草木同腐者又何號爲雖然昔有人以我
爲吾約者余因此而思之辛苦窮約雖切中吾

之病而我則異於是竊自慕古之人而欲古之若焉粤自古昔大樸未斲風淳俗朴豈若今之紛紛營營乎哉余亦今之人詎敢以古人自况而乃所願者若古也遂因其語而取其聲相近以古若自標可乎問者唯而退敢忘其僭以自識

書遺文後

興洛自髫齔時已聞吾宗古有玉溪先生篤行隱君子也公十三登玉川趙先生門執弟子禮甚謹於先生之一言一行皆目識而心

悅之不但以文辭句讀而已先生之敎因其
材而篤焉尤兢兢於入孝出弟之義公奉承
至訓事親躬漁獵手烹飪量薪以適暄凉之
節所嗜所思必極力營備身無完衣而父母
多華美之服親老不出入病則假寐寢傍侍
其聲氣以進藥餌粥飲以數三片衣更迭受
便不使席間有點汚及至大故水漿絕口冬
月不離殯側寒不附火旣葬築庵以廬山瀼
多猛獸三年不見一獸跡制除晨昏展拜家
廟朔望必省掃六十年如一日忌日適實不

寐若痛初喪旣又伐石樹墓道屢世墳墓皆
置祭田嘉樹先壠相去百里而遠參祭無虛
歲墓田腴薄爲之經畫而稍贍之小宗之主
擇立其嗣備家庄外家無託奉廟以歸經紀
家事宗族盡敦睦之義而死喪有所賴洞里
劃捄弊之條而上下以爲便趙先生之北徙
南遷公職納橐饘未嘗至窘之每語到當日
事雪涕悲號若可以剖心以白其冤鄉人欲
列其孝行聞于使臺公蹙然泣止之曰適所
以重吾不孝也訥隱李公擇里而與公爲隣

嘗及墳庵不可無記之意蓋欲鋪述公至行也公權辭對曰玆庵之勝必經杖屨一臨而後記之未晩也蓋其純懿之行卓然鮮比而又能謙晦而不自居如此何其偉歟所與往還多當世賢士大夫如李訥隱權江左趙晩谷諸公皆稱其剛明惇慤可出而用於世其才猷器局又可知已公平生不喜著述有作亦未嘗畜稿其精神咳唾之所寓泯然無所尋逐只有一時諸賢挽祭敘述及營邑呈文數度而已然公之終始大致具著於先輩信

筆後之欲證嚮公者不待他求而有以得之
於此矣後孫某某諸君懼世代寖遠遺蹟散
逸纂錄爲一冊要余正其豕亥仍置一言于
後顧陋拙無以堪是役而事係門先不敢循
例遜避謹受而卒業焉作而曰古人以德行
功業文章爲三不朽而三者以德爲本得其
本則末固不外是矣公不試於用又無文字
可顯而惟其蘊之爲德行者孝弟稱於宗黨
信義著於鄉隣至今數百年誦慕之不少衰
其遺風餘韻自可補世敎而厚民德功業文

章之有無於公何足加損哉旣以是復于諸
君遂次其語以爲之識族後孫興洛謹書

王溪文集卷之一

玉溪文集卷之二

附錄

挽詞

趙進道

太白之陽漲天水逞逞偉人鋌奇特楩楠豫章以外村株守竆山虛老溘斯翁居在玉溪上自少聰明多才略文辭聲藝付外物孝友志行由天得雙眸如電體不踰片語懸河人自服每從平易入肎綮事後成敗瞭如燭操心樂善好義高公是匹士無財祿指揮一定動如意施及合族隣里足平生至孝人誰間

語到親邊淚蔌蔌公昔持衰絪前川入知覿
病誦嘖嘖公昔負土廬華山虎豹毒物皆遁
跡全家孝烈聳人聽一縣章甫齊籲瀆使公
生當通臺後淸門令望知無敵使公不幸危
亂際噤手一出見籌畫君王聖明靑海謐分
作逸老老樵牧衰衣博冠內不疚王佩簪纓
顏有恒羅山山水擅幽勝我祖昔年來卜築
公年舞勺曾負笈少日嘗與南山竹句讀學
之繩律之灑掃之暇先省識退然自修至老
大長德諸人俱拔擢南荒北漠蒼皇日公實

句當議饘槖風霜特地歲暮感常與兒孫含惻惻三世殯殮皆公手一室徭賦皆公策滄洲亭畔故老去當時及門俱遼鶴春來床第執手淚辜負幽明遲一哭惆悵王泉山下路斜日虛亭雲漠漠

又　　李重延

我在華陽子王基分山一半好相隨家庭實行塗人目鄉里潑功載口碑歛色誰能傾廩語開顏人復盡情披于今不見連三月祖馬臨門益涕洟

又　趙運道

百善皆源於孝親孔門謂學謂斯人家敦睦友應饒祿石透精誠柰損神王洞事傳觀化夕華原草綠報暉春悲懽惠難今誰與骨肉情同淚滿巾

又　趙述道

少小趍隅四未亭聽泉江左許之名由來熏襲從先覺七十八年雙眼明

三世仍分王洞居死生憂戚一家如窮簷短日兢兢白流涕時言乙巳初

賙窮合族共煦濡時有層霞義色俱世上高談揚扢士何人得似此翁無

華山片石照玲瓏石面凄凄霜氣濃年年孝子經行路忍使終埋落草中

晨起薤歌遮莫催不堪殘日叟西頹蕭蕭白髮當門嫗云說今年之子來

祭文　李重光

眞城李重光慟哭告訣于聞韶金公之靈曰我且病三月矣日昏倒枕席之間忽聞伯諧之終祥陽宵悲夫事有不忍思者方其病也

衝寒往問公驚喜若倒舌爛不能言但臆對擧手曰感嗟乎今我不言無以報其意而泄我悲強搆蕪語使子鎭祜沓獻一觴而告之嗚呼公可忘乎少小同井鬚髮盡白知公之瀫空莫余若也公少倜儻有氣槩嘗擊節慷慨言天旣生我胡不與之角翼大丈夫當辦大業立名譽高驤雲衢之上岐矣否則寧學孟施舍之勇奮身爲力而不勝何可屈首挫於人若轅下駒已而翻然悟曰人各有命命不可柰何且我文忠公之後也何敢放縱其

身妄自尊不畏天自速辜忝先遂乃反求暘若折節爲謹飭士上攀諸賢之門下撫一井之民各倒其肝肺人亦不以安膚待之承家幹蠱靡事不爲而能遠恥辱勑子戒姪能就學業而且知義方善乎其善變化成一家之政如此也客來必罄折恭接諧笑亹亹如不能舉出問人弔慶亦不袖手傍觀鄉里親戚凡有事必曰伯諧伯諧云雖然特余所愛而不忌者不在此也蓋其能善事父母友兄弟父歿廬墓三年平生所苦心極力者最是爲

先之事墓有田齋有宮廟有簠簋粢盛祭之以時噫如公者能行為人之道矣視世之讀古書談天理而躬不行彝倫之則者其得失高下何如哉於乎今其亾矣吾誰與懷眷兒之哭不足以洩我哀病裏之辭不足以盡我意噫乎言止於斯

又　潘德祖

嗚呼慟哉惟靈係于聞韶祖于大賢鍾玉川之靈其質也玉潔而冰清承古家之風其行也孝友而敦睦六年居廬孝思維則晨昏家

廟誠敬可尚奉祭也有節持己也有裕齊家
也有度一門之所柱石鄉隣之所艷聳縱老
林壑望重吾黨如何旻天不憖一老奄一去
而莫余追嗚呼慟哉惟我曾考是公外王父
也憫我貧寠不奉祭祀別備位田於墓下爲
不絕香火具精潔以供不以老耋而廢躳參
焉孰無外爺如此誠敬獨見於公則是非公
追遠之孝由內而及外也耶顧我家禍孔酷
且之產業自曾考至于先考三代六喪送終
之具常祥之節皆賴於公我之兄弟零丁孫

苦靡所依庇而幸免水火至于成立亦公之
賜則如此敦睦侔公者誰也恩之大小紛骨
難忘義雖戚從恩均父子王溪炯月叨陪杖
屨求爲百年之樂人事乖舛我不安堵中途
分離地隔累舍而一心向往何嘗少弛進謁
軒屛有時承誨哀我離索憫我窮約說道古
事每不禁相對嗚悒前冬聞公臥床卽爲馳
進公病已篤顧我而傷情曰吾將已矣外王
考祀事其將何爲汝家昏娶亦何爲是則公
平昔追遠之誠眷戀之情臨危不釋也嗚呼

慟哉地距稍左未得種種擾候遽承凶音平
昔好音何處更聞顧我憐我何處更覯寂寞
素帷塵埃頹積自此以後將無由復見吾公
矣一聲長呼恫割心腸嗚呼慟哉凡人之斯
世福難全矣或有其仁而無其壽者或得其
壽而不得偕老者或偕其老而無其後者而
令年癸巳回婚之秋則偕老之樂壽考之驗
仁古所罕焉有子若孫眼前詵詵稱其家兒
則此所謂錫類者也兄弟二人白首同寀和
樂且湛則 以下逸

文　　　　　趙適道

嗚呼昔曹子建之哭鄒陽子也曰情同骨肉慟一骨肉未復以舟失棹車脫輻致其慟惜失倚依之恨余之哭我公也亦云嗚呼思王之於鄒陽不過爲文藻聲氣之感而其情若是則未知三世蛩蟨之情孰如我公之於適道也嗚呼適道晚生耳遭家不造弱冠孤寄于此不能自克家獨有公篤志勤念幸得有今日且公逮事吾王考王考之言動儀式多有所目染而耳擩者每舉似吾輩至誠警發

有時談古談今聲淚欲咽其終始一心不隨世移著獨我公一人而三世之疾慟憂樂亦惟公是賴則適道今日之哭何間於骨肉耶此亦特吾私耳公之至行純孝足以槩百行則其深恩厚澤之及物者固難以疏舉而雖古所謂篤行君子人亦未必多讓也惜乎以其才其行而卒歿世林下名不聞達則此有識之所歎惜而適道獨以爲公之於養生送死耦俱無憾上自高曾下至傍親及外先極意經紀各有位置至於立石表墓則公之事

始畢而公之壽僟終矣觀公之所施爲如是卓卓則是亦爲政何恨乎不遇也公歿而公家之荐幟里巷之衰感索然乎非復鄕日之光景而公之兩胤及諸孫猶足以世其家公可以自慰於冥冥而未知公歸後與吾諸父與諸兄追從於地下者果無異平日骨肉之情否獨後死如適道者何以堪舟車失脫之慟耶興言及此欲吐旋吞伏惟仁靈庶賜鑒聽

又 小祥時 舍弟道欽

嗚呼伯氏其果知吾家家事耶往夏所遭不
欲提起而至今年尤酷弟之三兒不幸駢命
於痘繼以仲丘嫂氏病三日奄忽仲氏家前
年哭次侄喪威震疊不知稅迫何地則如弟
之寄于人世者無寧溘然之爲愈也小弟今
日之哭豈但悲劉半之慟而已耶嗚呼死者
其無知則已如有知則以我伯氏至友至慈
之情其何忍忍此而不我顧耶也若伯氏家
事則伯哀侄年雖衰境而從孫外內克勤克
儉治家有道追遠盡誠庶無慮於幹蠱前秋

又舉丈夫子今春又順痘此可慰長逝之靈矣華藏庵之衣瓦豐山位之置田此皆伯氏平日所經理者而豐山則前秋營置一水田始無憂於省掃之節覆瓦之財若待以年則庶可幾矣弟之未死前遂此志願否餘外悠悠弟不欲覼縷於長逝之夕矣伏惟尊靈庶或降鑑而默佑耶嗚呼慟哉

又 大祥時

嗚呼慟哉今日是公撤筵之夕耶大朞之前兄主恒如在家而猶慰此心者以兄主之几

蹤尚在自今以後何處憑依而伸此衷情乎朝暮怡愉之湛樂不可復於斯世而只見歸然故宅素帷虛寂如弟之寄于人世者悄然塊坐便同土木偶人回思向日兄來弟往塤唱篪和是何等至樂界也祇恨一縷之未泯不得歸侍泉臺之下而以續前日友友之歡情也至於家間細瑣已悉於前日不必架屋疊牀而漁村位土之不贍華藏齋庵之未瓦是公暮年志願而尚未就者漁村則已辦數頃水田足供香火而華岳之瓦杳無其期如

弟朝暮之喘其能克肯搆之責異日歸拜之日永有辭於泉下耶伯嫂之積痾稍復弘徑之撤歸故居猶是生者之幸何必拕長說道哉臨楮忡悵漏萬掛一伏惟尊靈庶或默佑於冥冥之中耶嗚呼

又葬時　　從子東濟

嗚呼慟哉小子何敢嘴而可以盡府君之平生也府君守志不苟器識有餘大爲當世士君子之所推重而臨事立辦遊刃恢恢一言定論衆望咸歸平日一施設一舉措無非能

人之所不能而此府君之餘事也惟是事親奉先之至行純孝實府君百行之源而惜其世所共稱者獨前後居喪之善生養死送之無憾而若其年已衰而孝益篤無愧古人終身之慕則誰之知者年幾八耋而晨昏省廟之節非有大疾病則未嘗或廢凡遇時物雖得一味之新不薦則不先嘗惟紅柹山茶二物則終身不口乃王考病中所獨而不忍羊棗之意也每當忌日則蘋蘩之供果品之需必陳其所嗜行事之夜一念寅畏無敢解衣

就寢以盡如在之誠華藏墳菴實與當日墓
廬俱成蓋王考遺命而不敢緩於繼志也不
幸前冬菴偶失火府君時已寢疾矣卧床涔
然命使重建家大人實承其志而與子侄及
居僧輩謀之不逾數月再見突兀小子輩至
誠嘿禱者庶幾賴天之佑早晩湯憂有慶二
父并攣諸子隨後歡侍新菴會有其日而府
君至斯蒼天蒼天胡寧忍是嗚呼慟哉府君
一生心力盡在華藏既置菴處僧不墜遺意
又爲之極意區畫歲增藏攢一年之收幾至

數十斛雖子侄不肖粢盛之供以副府君在世之日而惟是墓石一事是府君經理而未就者辛卯夏始伐石於墓後絶頂上時府君逐日冒熱躬董役事翌夏始竣兩夏勞悴雖少年猶不堪榮衛盡鑠筋力無餘疾恙安得不乘之耶府君稟受之篤實氣力之康旺豈但年數之至此而已耶積傷於乙卯省掃之行受疾於庚申居廬之時重以衰年石役之勞往川先墓旣百里餘而昨年力疾往赴之餘病情大異七朔沈篤奄有此日腸摧心慟

尚何言尚何言嗚呼慟哉小宗之無托而擇立先祀之將墜而復續者伊誰之力也漁村祭田之增置外家靡室之重完伊誰之功也金溪豐山兩處先墓旣在百里外府君瀀懼其子孫遠居難於守護別般措畫金溪則已有田每秋享禮之無憂而豐山則尚爾不贍府君臨終猶以此事爲念遺戒丁寧小子敬受教矣敢不盡心以圖哉嗚呼慟哉府君實吾家之棟樑也吾家之居此土者其麗不少而無論其賢不肖猶不至相視如塗人世皆

以敦睦家目之不受人恥笑者惟府君在耳
自今大小凡事之可疑可質者孰爲吾家之
蓍龜也緩急隨處之可依可仰者誰作吾家
之喬岳也孰救我窮族孰禦我外侮而舉家
無歸失聲長慟豈獨小子之無祿而已耶嗚
呼府君至此一巷之不幸也豈但子侄之哭
吾私而已耶前後澤民之功能使一方安堵
者秋毫皆府君之賜也所以遠近之人無不
慟惜下至村氓輩亦皆相率號痛無異於赤
子之失慈母輸誠致需至使靈車不前府君

及物之廣於斯可知矣嗚呼慟哉府君行誼如此使之不至湮沒則實後生子姪之責耳不肖無似恐無以闡揚賢父懿迹之萬一此爲夙宵憂懼者嗚呼慟哉今年又是府君重穿之期也何幸希世之慶於吾家將見之而旭朝方回大禍先之四月三日實吾家樑摧之日而宿淚未乾允從又以積年之祟繼以長逝人事之不可期果如是耶從此家事未知稅迫言之心痛寧欲無言也柰何乎天柰何乎天華藏先墓穴雖前窄而今猶奉袝階

下實府君素志而不敢不從者也伏惟尊靈
其求寧於是也耶一杯敬奠心摧腸裂府君
其俯燭小子之心也嗚呼慟哉

又 大祥時

嗚呼慟哉府君終堂忽忽歲再周而撤筵几
矣廓然思不可得而痛不可及則惟有兢兢
於餘緒使人知爲吾伯父子侄者此吾家後
生責而不肖豚犬輩安保其能我邁爾征克
謹克敬毋忝厥賢父耶况今吾家便同無樑
之屋無楫之舟有事輒迷有疑莫質擧家倀

張雖欲得府君一言而不可得蓋人情久則易忘而吾家所以思府君則愈久而愈不忘不忘而痛愈深雖諸族已疏者而猶然矣況於猶子見愛若己出乎前冬偶得增解雖不利於省試而在吾家則亦不可不謂之慶矣府君一生子侄之望惟科名而侄子無狀不能及在堂之日奉展試卷號痛筵下此後子孫中雖幸而得科榮爲雖榮乎年來家事無可登聽而堤川朴妹又以去秋夭逝此亦吾家餘禍之旁延而其家事實不忍仰陳府君

每以謂此妹必福而今若是耶憂病固有家之所不免而三數年來吾家偏甚伯母又自去歲仲冬至今五六朔一疾沉淹九耋末年之疾只有束手煎泣而已陟降之靈或有以默佑之耶華藏齋庵猶未完役已爲夙夜之憂而居僧輩又從以散亾餘存無幾保守之策惟在覆瓦而此則旣有別般料畫早晩豈不爲瓦屋耶一聲長慟五內欲裂不審尊靈其知侄子之心否耶嗚呼慟哉

又 改葬時　　李庸淵

嗚呼余小子生乎百有十載之下而烏敢誌
公之萬一也哉竊嘗聞玆鄉故老相傳而語
有曰故孝子玉溪公以鶴爺遺範生而性孝
奉二親殫誠竭力而生事葬祭能盡其禮冬
月之冰魚躍出廬墓之虎豹適迹此皆公孝
感所致而至若日每省墓洞人有辟草除路
之事其風韻之觀感興起者槩可想得則蓋
其誠孝之出天而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也當
是世也恨不有權衡者大手筆直啓于天特
旌其門閭而浸浸然沒後已百年未知其事

有所顯晦而然歟抑以公生平謙抑而不肯褒闡而然耶惟公特行沒猶不衰守廬舊趾仍爲冠翣之所莊護而曁玆百年子孫昌熾則此皆公平日誠孝之實也柰此後人爲堪輿所尙而今日棺和復出於陽界則後生之素艶仰景慕者猶可彷彿乎典形之萬一矣嗚呼小子忝外裔之列而每侍老慈語及乎渭陽家蒼茫故事痛恨其主塋之無人者已有年所而近以公玄孫時晦氏第二男將爲吾外王考承緒之計則伏想神理人情兩無

所憾而他日樹成之責抑亦克艱儻或英靈
陟降默佑耶言念及此萬事陳迹單盃薄需
伏族來格嗚呼痛哉

又　　　族後孫興洛

嗚呼惟公鶴祖肖孫玉爺高弟粢禀既異問
學是資百行有源孝稱宗族生事葬祭始終
無歉役岨奚華豹虎攸宅三載廬墓雙栢盡
枯嘉樹先檝其程百里霜露拜展靡懈八句
齋廬祭田悉出公畫追先一念炳然如丹遺
德在人曠慕如昨瀠滋有警改卜牛阡陽界

玄和彷彿平昔遼遼柱鶴返幾度滄桑我嘗親趍有事寂歷北望嶂嶽無路攀輀感古傷今有淚盈視遙薦泂酌庶賜歆顧嗚呼

遺事

府君諱命欽字伯諧號玉溪鶴峯文忠公諱誠一五世孫也本生高祖諱潛教授生諱是樗護軍次諱是栻繼高祖諱沉奉直郎之后護軍生諱煥次諱熠繼曾祖諱是栻之后考諱漢基世襲詩禮以孝友聞妣巨濟潘氏孝子習讀公諱冲曾孫允河之女也府君以

肅廟丙子四月八日生天資發越嚴毅多大
節年甫十三登玉川趙先生門執經問難於
前先生輒奇之曰某也國器也不但以文學
一藝期焉府君服膺師訓專心向裏審其內
外輕重之分雖家貧無力以卒其學而治家
之嚴律己之謹皆其善學處也自幼至孝免
懷便不離父母側及長洞屬一心常恐貧無
以供職躬漁獵手烹飪以供甘旨而以至析
薪搬柴不委之人雖冬夜必四五起親爇以
溫寢親有所思則雖難得之物難繼之事竭

誠承迎麁糲不自給而父母具義味短褐不
掩體而父母着華衣自父母年老則廢出入
日夜侍側愉愉如也乙卯丁內艱哀毀過度
幾不勝喪棺槨衣衾自盡無憾及葬與仲氏
公日省掃焉雖祁寒暑雨未嘗或廢墓前常
有雙膝痕洞人爲之辟草除路以待之其不
能廬墓以老父在也一日王考府君使僮僕
築梁前溪半日不成指使之間大費聲氣府
君方向墓適見王考久立寒處卽脫裘承筍
梁且立成蓋魚梁必得新水乃下魚而此梁

則隨朝夕必下一食之餕不之進供隣里皆稱之庚申王考府君以泄痢跨歲浸淹府君以數三片衣夏迭受便隨汚隨濯勿使房內有穢氣一日思食川魚窮臘冰凍府君擧網剖冰得盈尺錦鱗魚二尾以進及至大故執喪愈謹不脫衰絰朝夕只飮數匙米汁暑不扇雨不冒塋禮因循寒月已届而猶不離殯堂家人爲之撤堂置突而府君猶蹙蹙不安焉其年冬遂與王母墓同窆仍廬墓下墓後齋庵卽先志也府君卽於塋後伐材而遵成

之庵傍一土一木無非府君手澤所及也山在極深僻爲虎豹攸窟而一日尺雪蔽山府君掃雪省墓之際有大虎來坐階砌見府君哀號至誠若有憾愴之像而去自此以後三年之內不見一獸跡人皆異之喪畢歸家晨昏拜廟朔望必掃墓凡得時物雖山蔬薄味不薦不嘗終身不食紅柿與山芥蓋三者親病中所嗜而卽不忍羊棗之意也喪威震剥家業凋殘而恐不腆於祭享嘗曰人子爲親地不但生事以禮惟祀可以致其力墓田及

祭田極力辦備粢盛外凡油蜜蔬果必先期營備謹藏無之值忌日則具冠服通宵不寐戒勅內外無敢或惰七十以後則朔望省掃非力所逮而猶不廢一月一省老老一念終身不怠有與父母同年則雖下隷之賤不敢忽過必入問遇必下馬而致意及其已衰聞山外一老媼與親年同而尚無恙輒愴然具魚酒往見之自孤露以後凡人家壽筵足跡未忍及蓋其平生孝思終始篤至如此而人無不服著嘗以子婦朴氏殉烈事鄉議方狀

于營門而欲并舉府君以聞府君蹙然泣止之曰此重其不孝也辭極懇至士林遂感而從之卒使朴氏獨蒙旌褒金溪宗家相距百里之遠艱憂喜樂每相與共無論巨細必躬往而相議取正小宗之嗣府君盡然以先祀爲己責擇嗣以立備家庄以給之每家傾覆外祀無托府君曰外先亦吾自出也一朝絶其祀吾不忍也即奉廟以歸盡其誠祭之其本孫之靡室者取而居牆內使之爲家而主祀蘋藻之資亦必極意備遺之又於墓下置

一田募人以守之文忠公墓在佳樹川百里之外而每春秋享禮進絫無虛歲齋舍之頹窄發謀而增廣之祭田之腴薄經畫而稍贍之繼以百餘金又置一水田於墓下使祭需比前加品高祖墓在金溪曾祖墓在豐山各置田使歲一之奠無廢宗族之間務盡敦睦乃曰幸今先祀無憂而子孫中有喪不能救此可悲也以祭餘如干財創立条約窮族賴之推而及於隣里貧窮之喪必先倡議以助之所居洞繇役繁重民不聊生洞人推府君

主之府君多般料理使洞始有田有舍稍成
頭緒而一切防民之役受其賜者無不歡欣
感動至欲竪碑以頌而府君禁止之逮府君
葬時洞民相率號慟於殯下各以一榼來奠
祖道設奠又如是至於喪車不得前苟非得
民之深者匹夫之澤能然乎平日言論明快
是非正直人無不傾倒凡鄉里大小有事必
待府君以定之所與從遊皆當時名碩如訥
隱李公光庭江左權公萬滄厓李公重光皆
傾心焉訥隱公晩年來亭比隣曰非君則吾

誰爲而必於此乎親知間或有舉措可該則
必舉府君曰某也不知乎使某知則必無是
也嘗以華藏齋庵不可無記實之語蓋欲表
著其庵之所由作而府君渼懼記中有不敢
當之語乃權辭止之曰玆庵勝致必一經親
覽而後記之恐未晚也因循未果蓋其韜晦
多此類而至於大義關頭有壁立難奪之志
嘗於戊申倡義之日王川翁主其事責府君
以委輸之任府君挺身起募有多般措畫而
未幾亂遂息事寢然嘗以臥死牖下未得爲

國勉一力爲燕居深恨焉居家不屑於營產
而教子孫必以家法彝倫爲先務父子之間
恐愛踰而戒其相褻外內之分斬斬有法度
每擧其所受於師門曰吾旣不才無成而猶
不爲禽獸之歸者皆師恩也汝等其念之無
忝爾父師可也每遇忌必食素悲慕事一之
誠老愈不衰常以師門見誣爲中心痛語及
輒涕先師暮年有溪上一亭而未告功府君
與先生孫拙川公謀之卒能覆瓦今亭下若
干土爲亭置者蓋有來也拙川家事日益凋

替而府君潑潑隱痛形於色辭自拙川悉後家無主張而府君實自任焉田事必使無失時應稅必使及其期闕有疾病則必奔走焉凡事不計夷險燥濕惟知鞠躬者實府君志也王考墓石未遑而辛卯春始伐石於墓後絶頂上年迫八旬逐日踏熱上山董役翌夏得滄厓李公銘刻竪之壬辰秋力疾赴文忠公墓祀蓋衰年積瘁之疾重以遠役添劇以英廟癸巳四月初三日考終于玉溪正寢享年七十八是年五月日遵遺意奉祔于華藏

先墓階下亥坐之原卽居廬地也配豐山金
氏潛庵諱義貞五代孫諱重璧之女醇謹有
婦德事舅姑盡其誠奉夫子無違教亦以至
行稱後五年而卒享年八十八祔于華藏
西麓與先考墓間百歩有三男一女男長爲
濟次弼濟次昌濟女適士人權義經爲濟三
男樂春樂夏樂秋弼濟出繼早夭妻以烈旌
閭昌濟四男樂聖樂壽樂憲樂全樂壽繼弼
濟後女適朴運周金應圭內外孫幷數十人
嗚呼吾先考一生秉執惟以韜晦二字爲一

副當義理故雖以士林彰善之論儒賢表微之意鄭重而恐傷韞櫝之實則昌濟之不肖縱百不類人豈不敢恪守先志而第恐隱德幽輝愈久愈泯今執筆欲言已十忘八九況後世子孫於何考靠而想像其遺範之萬一也哉茲敢略記平日所擩染者以爲巾衍之藏苟有片言隻字之爽其實者不惟重其不肖他日歸白泉下將弗之子矣是豈忍乎哉

不肖男昌濟泣血謹書

書遺事後

吾宗蘭皐人嘗爲我言某姑氏爲玉溪金公
婦夫歿殉以逝事聞表其閭烈婦之舅玉溪
翁以至孝聞鄉里間公謙退俾勿言萃孝烈
一家兩世而一顯一晦斯慨然也余嘗聞而
心艷之日玉溪公曾孫聖烈甫訪余于太白
隱吏之堂余叩問其前所聞者金君泫然語
曰吾曾王考至行如是篤而欿然如不能韜
晦不自居吾祖吾父承面教體遺意不敢爲
闡揚計逮不肖輩窃懼夫風猷漸邈遂泯沒
而無稱所以紬遺事以乞言執事其肯惠一

言否辭不能而請益勤仍歛袵而復曰世稱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程夫子以爲天下無無本之物今玉溪公實惟我文忠公鶴峯先生五世孫自髫齔已稱有古家風範及舞勺遊玉川趙公之門大爲師門所推詡公遵繩墨不踰其律身理家得於觀感者爲多夫生事葬祭人子事親之始終而公於是惟至誠無憾其養親也躬釣獵以充厨手薪樵以溫寢侍劑一周歲一煑藥一煎粥必親不少懈以至溪粱之魚無多無少隨時自下洞里皆稱

異之其罹憂也啜粥幾許月雨不冒暑不扇寒不離殯堂及至葬隨而廬墓在絶峽深處虎豹之所晝嘷而公纍然亢處于其中終三年不見一獸蹄是孰使然哉公嘗言人子所以爲死親地惟祀可以致其力値忌日具衣冠適宵不寐勑内外無敢或懈油蜜蔬果等品先期營辦無或有遺踰七耋猶每月一省墓墳庵措置尤竭力焉此其生事葬祭之至誠無憾者也嗚呼至誠可以通金石孚豚魚而公之孝感迭迭多靈異如遇昌黎子者其

必盡刺史之不以聞而許惟有天翁知矣公雖不遇昌黎子而當時名勝如訥隱李公江左權公皆許交深其必鉅筆揄揚不下董生行一篇而惟其知公深晦是以無一言獨滄厓李公醇侑文亟稱其能盡爲人之道斯可以想見公矣今公之後孫圖所以不朽者亦可謂孝子不匱乎其將使其先懿行愈久而愈炳烺烈婦門上煥然有孝子閭矣如余直寓壤間一罪人也每看到此等義蹟惟自愧不暇言何足爲輕重略書平素艷仰者以爲

秉章之先云

癸未陽月下澣通訓大夫行司諫院司諫

潘南朴時源謹書

行狀

不佞兒侍先君子習聞玉溪翁行義不肖曰必冠帶走先墓雖風雨寒暑不輟知公於慈孝最隆也及長遊羅山羅山乃吾王考別墅而公寔門下人也間輒客習於公公已老矣氣貌精悍遇事果而確不獨慈孝爲可師迺者公之李子昌濟袖其事狀一通謁不佞爲

文不佞念世誼不可以無文辭乃樂爲之叙次曰公諱命欽字伯諧聞韶大姓文忠公鶴峯金先生爲五世祖也高祖諱沉奉直郎曾祖諱是栻祖諱熠考諱漢基以仁善孝友聞妣巨濟潘氏習讀公諱冲之玄孫也公以丙子四月八日生幼而骯髒多氣局長而端序漸見鄉里皆奇之十三來學于王考玉川府君門下執灑掃奉拚除惟謹凡府君之一言一動皆目識而心篆之不但以文辭句讀而已家貧親老念無以卒究其業而府君之所

以教尤於孝悌兢兢焉公奉承至訓躬漁樵
手烹飪朝夕計米量薪以適凉暄之節父母
思食之物所欲之志雖貧窶必多方營備以
稱其意裘葛之材別爲區處雖自身不庇而
父母多華衣美服也乙卯丁內艱棺槨衣衾
視家力不計有無與仲氏日省墓下洞人爲
慜之辟除草莽其不能廬墓以老父在堂也
一日公之考築梁前溪指使僮僕半日久不
成公將省墓見老親久立寒處恐傷體膚公
卽脫衰入水躬畚築以承笱頃刻而成而每

夜得一盤之供人皆謂不但勤敏可法亦孝
感所致也庚申遭父憂公侍湯已經年矣親
病泄痢公以數三片衣更迭受便勿使席間
有點汚亦內則褻不見裏之意也朝夕伏寢
傍凡一藥一粥微有聲氣則即時供進不假
之人及至遭變水漿絕口愛禮淹至冬月而
不離殯側寒不附火家人閔泣更諫不已爲
撤堂而置突焉其冬遷妣合祔遂築庵以廬
焉庵在㴐山絕壑之中虎豹之所窟而三年
未見一獸跡也喪畢歸家晨昏展拜家廟朔

望必省埽六十年如一日辛卯春始伐石樹
墓道要滄厓李公文鑱而刻之壬辰秋力疾
赴先墓百里外墓郎文忠公墓也歸卽示億
沈劇遂以癸巳四月三日棄世于適寢享年
七十八其年五月日以遺志奉祔于先墓華
藏山亥坐之原配豐山金氏性淳謹有婦德
奉舅姑盡誠亦以至行稱後公五年卒幷祔
于公墓左數百步男禹濟弼濟昌濟女權義
經禹濟男樂春樂夏樂秋弼濟出繼早夭妻
以烈 旌閭昌濟男樂聖樂壽樂憲樂全樂

壽繼鄭濟後女朴運周金應圭內外孫曾若
干人嗚呼公以剛果明達之材惇慤堅確之
操苟出而用於當世則庶幾有可觀之績而
旣沈淹於草澤窮閻以孝敬爲百行之原喪
祭爲終身之慕雖家業不敷而不以爲念乎
生竭力盡誠於祭田墓田自高會區而別之
封樁一庫未嘗爲子孫饒潤嘗曰人子爲死
親地者惟祀可以報本凡油果蔬菜豫備而
庋之未嘗之用常忌日晨起具冠服通宵不
寐若痛切喪宗祀之主則擇立嗣具家庄以

給之外家無託則奉廟以歸享祀無廢其遺胤之僅存者挈置牆內經紀家事文忠公先墓有祭田不贍之患公以十貫銅羨至百金繼置腴田高曾祖墓皆百餘里之遠而各置守隷使歲一之奠無廢宗族盡敦睦之義而於死喪之慼別立契券問遺以時至今頼之終身孺慕雖山蔬薄略之味不薦不嘗其終身所不食者惟水柿山芥薑二物親齋中所息而非時之供故有所不忍也尤不欲以孝自居鄉人嘗以子婦殉烈事弁公至行欲聞

于營門公汪然出涕曰此重不肖不孝也李訥翁嘗及公華藏庵不可無記之語蓋欲鋪述公至行也公權辭對曰玆庵之勝必經杖屨一臨而後記之未晩也所與往還多當世士大夫如李訥翁權江左皆字與之曰使某當大事必有可觀者公亦䀼然嘻咍曰盤錯肯綮未知如何而何必臥死牖下爲哉公之所存其可知已晩年雖不試於用於一洞上下僾民之政裒長集短劃爲科條所以捄民弊瘼者非一是以公大歸之夕壺齋而榼盛

盈堂而溢路者至輀車不可進亦可以觀人心矣嗟乎不佞之於公重有所感涕而不忍言者公於王考府君雖有門生弟子之義而生三事一之責知之者誰而行之者誰也王考之北徙南遷職納槖饘非公無以爲而百年之內論定未早每到當日事雪涕悲號若可以剖心而刳腹以白其至冤河清難見丘木就荒不佞纂公遺事烏得無感恨嗚咽於中者乎若其亭臺之修築窮巷之周邮皆爲公細行而可略也惟是文字是不佞之本分

而舊跡易忘畢研衰殘略掇一二大槩以塞
孝子之求云漢陽趙述道謹撰

阡表

嗚呼此孝子王溪金公諱命欽字伯諧阡也
公聞韶人以鶴峯金文忠先生爲高祖有諱
曰沉奉直郎曰是栻曰熠曰漢基即公高曾
祖禰妣巨濟潘氏孝子習讀公冲玄孫也公
生有至性自穉齒不類羣曹旣長善事二親
視膳具甘旨承歡極愉婉有疾尤洞屬不翔
刲厠牏必躬執不委人奉先盡誠敬宗黨尊

謙鄉閭無惡惡於人及遭母喪哀號如不欲生墓在大山深處公與其弟鎭日哀省終三年如一日丁父憂痛苦益終天廬墓守制墓砌班班有雙膝痕吁亦孝矣夫孝者百行之源苟能此者移而事君則忠推而事兄則悌行於夫婦則和施於朋友則信具此衆美本之則有矣公生於閥閱交遊亦廣而不以韜晦爲主則忍至今堙鬱耶然公既尊事玉川又與訥隱江左諸公爲道義交滄厓晚谷二公所推稱己備不侫復何贅焉第竊惟兒侍

外大父陋室翁習聞公昆季起居至行及公
介婦朴氏 旌烈事內欽念以爲不匱而錫
類有如此者今何忍辭公生以 肅廟丙子
卒以 英廟癸巳享年七十八臨歿所遺囑
皆奉先空家之語斯亦可謂考終矣以月日
歸祔先兆亦遺意也配豐山金氏有婦德生
先公五年卒後公五年祔于公墓左三男曰
禹濟曰弼濟出爲季弟後曰昌濟一女曰權
義經禹濟三男樂春樂夏樂秋弼濟早卒昌
濟四男樂聖樂壽樂憲樂全樂壽爲弼濟後

二女曰朴運周曰金應圭今樂聖甫年迫八
耋能筋力爲禮用情於閫明先懿尤可敬爾
謹撮狀如右其細行疎節詳于家牒此不復
銘曰
華嶽之阡孝子歸眞誰其銘之太白山人
　上之三十七年春王正月翊衛司洗馬晋
　山姜必孝謹書
　墓碣銘 幷序
公姓金諱命欽字伯諧義城人學者稱玉溪
先生文忠公鶴峯先生諱誠一五世孫也高

祖諱沉奉直郎無子以叔兄教授公諱潜子
是栻爲嗣公又無嗣取生兄護軍諱是樽子
諱熠爲嗣生諱漢基是爲公先考妣巨濟潘
氏習讀中曾孫允河之女以 肅廟丙子四
月八日生公幼嚴重有器度年十三受學于
玉川趙先生先生甚異之曰此國器也不但
以文學一藝期之公由是服膺師訓一言一
動必心悅而默識之不規規於章句訓詁之
末於義理精微之際潛究默會務得其旨歸
天性至孝自幼起居不離父母之側應唯進

退必循節度及長念家貧親老躬漁獵以供
饌手折薪以溫寢口不厭麤糲而親饍極甘
腝身不蔽短褐而親衣極華美是以人不知
其貧窶也乙卯丁內艱哀毀踰制殮葬之具
誠慎無悔旣窆日往墓哀省不以寒暑風雨
或廢洞人憐之爲辟草除路以便其來往先
公患泄痢數月公以數片衣襆雙迭受便不
使纖氣暫留房室一日先公思食生魚時窮
寒氷凍公擧網剖氷得錦鱗魚二尾以進殆
王祥氷鯉之類也庚申遭外艱公哀隕過度

幾絶而甦冬日寒甚不離殯側家人覔諫不許爲撤堂置堗以處之公猶蹙蹙不寧焉及葬廬于墓下墓在巃山絶險嘗掃雪省墓有大虎來坐其側見公哀號若有悽感狀自後過三年不見一獸跡人皆異之喪畢歸家晨昏拜廟朔望必省墓嘗曰人子爲親不但生事以禮惟祀可以致力蔬果饌品前期辦備祭之日達夜不寐勅内外無敢或惰祭田及墓田竭力措置文忠公墓所距家百餘里每春秋奠享進參無虛歲祭田不贍極力經理

以助之小宗之主則擇嗣承嘗田宅以給之
外家無托則奉廟承祀恤其遺嗣凡人家晬
宴絕不往參蓋以風樹之感倍切于中也處
宗族盡惇睦別立庄以助吉凶所居洞里立
科條以杜民瘼此皆公至行之所推也癸巳
四月三日以疾考終于寢享年七十八翌月
奉窆于華藏山先壠坐亥之麓從遺志也配
豐山金氏文靖公潛庵諱義貞五世孫重璧
之女醇謹有婦德後公五年而卒祔葬公塋
西百步許後百有十年辛巳幷遷兩塋合祔

于舊塋白虎子坐原有三男一女男禹濟彌
濟昌濟女適權義經禹濟男樂春樂夏樂秋
彌濟出繼早夭妻朴氏以烈 旌閭昌濟男
樂聖樂壽樂憲樂全樂壽爲彌濟後女朴運
周金應圭以下不盡錄嗚呼公以剛明果毅
之姿兼惇慤堅確之操識足以振儒業才可
以剸盤錯使進而有爲則顧何做不獲而八
句林下坎壈以終聲名不達於世日可見之
行惟事親之孝奉祭之誠刑家接物之節度
模範而已生事死葬必誠必愼則一遵曾子

孝經之垂訓廟祭墓享盡誠盡禮則一依文公家禮之所載親之所思而不及進者終身不口先世有志而不克就者竭力以完政行閨梱而一家化之施及隣里而閭洞歸心此皆至孝之根於天而推於行者而有非勉强而爲之者也如李訥隱權江左李滄崖諸公皆許以道義之交訥翁嘗謂華藏齋庵不可無記實之語公權辭以止曰此庵之勝必經杖屨一臨而後記之蓋慮其語及公事行而止之也鄉人因公子婦殉烈事欲并及公至

行而陳于臬司公曰此重吾不孝也力止之其實心韜晦皆此類也至於師門冤鬱常欲刳腹一白而以未得伸理爲平生至痛其於生三事一之義亦無不至焉者也公歿後百二十年丙戌因士林上言 贈司憲府監察此不足以闡揚公萬一而抑可見公議之有待也日公之後孫鎭奎灝洛袖晩谷趙公所撰行狀屬世洛以樂石之銘顧椎魯無文何敢當是役蹟公始末實有感動彛衷不敢終辭因其狀而略加隱栝以叙之銘曰

忠賢之世天稟異質惟孝立本百行攸出山
廬獸感冰網魚躍瓜厥懿行綱實室撫湮而
不章識者齎鬱百年議定載馳華秩來孝不
匱爰謀珉刻我最以銘俾起頹俗

豐山後人金世洛謹撰

墓誌銘 幷序

安東府北百里華藏山枕癸之原有隆然而高四尺封者寔惟故 贈通訓大夫司憲府監察玉溪先生金公衣履之藏公以瓌偉之器卓異之行不求聞於世終老草野其事親

始末有晚谷趙公紀行之狀備此當日信筆
也後之人可徵以銘謹按公諱命欽字伯諧
號王溪聞韶著姓文忠公鶴峯先生諱誠一
五世孫高祖諱沉奉直郎無子取兄教授公
諱濳之子是栻爲嗣學生是栻又取本生兄
護軍諱是樽之子熠爲嗣是公祖曾生養之
系也考諱漢基世襲詩禮以孝友聞妣巨濟
潘氏允河女習讀冲四世孫公以肅廟丙
子某月日生幼有異質居父母側一嬉笑必
從父母狀十三學王川趙先生門先生見其

氣貌凝重而才智洞辨不但以一藝期望焉而公則已早審內外輕重之分家貧養親躬漁獵事薪樵雖疏糲不自口而親食必旨美短褐不自掩而親衣必輕煖自父母年老以後則廢出入常處寢側候伺聲氣而供進食飲藥餌等物一日不少懈焉乙卯丁內艱哀毁幾不勝喪及葬與仲公日省墓不以風雪廢洞人哀之爲之辟草使便來往庚申先公患泄痢跨歲沈淹公製褻數三片衣更迭受便隨汚隨濯不使家人代之一日思食生魚時

值天寒氷凍公舉網剖氷得錦鱗魚二尾以
進及遭變水漿不入口襄禮淹至冬月公不
離殯堂寒不附火家人閔之爲之撤堂置堗
是冬幷遷夫人墓合祔如禮因築庵以廬焉
庵在炭中深僻爲虎豹攸窟嘗掃雪省墓之
際有大虎來坐其側見其哀號之狀若有悽
感而去後三年不見一獸跡喪畢歸朔望必
省掃晨昏必拜廟嘗曰人子爲親不但生事
以禮惟祀可以致力祭田必極力營備凡得
時物不薦不入口油果菜蔬諸品必先期備

儲不使窨詒祭之日達宵不寐勿勿乎如將
見之文忠公墓距家百餘里每春秋祀享必
躬赴而執事齋舍之頹圮墓田之不贍極爲
之經理而稍衍之小宗之主則擇嗣而立田
宅外家無託則代祀而恤遺孤至於事一之
誠尤一念兢兢及師門之受誣而北徙南遷
也公每負橐饘而隨之常欲刳心而白其冤
而末能焉所居洞近炭民瘼煩重公白于府
蠲之又爲之別立規劃以濟之此皆公行治
之大槩而至性之所推也享七十八癸巳四

月三日以疾終從遺志奉祔于先塋下前日
居廬地配豐山金氏文靖公諱義貞五世孫
重璧之女亦以婦德稱後五年卒葬公墓西
麓後百有十年辛巳幷遷兩瑩合祔于舊山
白虎坐子原有三男一女男禹濟弼濟昌濟
女適權義經禹濟三男樂春樂夏樂秋弼濟
出繼早夭婦以殉旌昌濟四男樂聖樂壽樂
憲樂全樂壽爲弼濟嗣女適朴運周金應圭
餘不錄嗚呼公蓋古之篤行君子者流耳天
性至孝愊意承順家貧而躬自樵漁則得董

生之養親疾而剖冰求魚則有王祥之感生
致愛死致哀祭致誠靡不用極於終身之慕
可謂幾矣而公則自處猶歉是以嘗於公子
婦朴氏襃烈之日鄉人欲并擧公至行以聞
而公則力禁之訥隱李公光庭以道交來隣
相從以公山庵不可無記之語屢及公公慮
其中必有贊美語權辭以止之蓋其平生韜
晦如此而至誠之實有終始不可掩者百年
之後得至　上聞而蒙秩如右可見公議之
未泯也雖然豈公平日之望也惟其報食之

理不于躳則必於後見今溪庄一門子孫皆
順祥藹蔚墓儀之具實錄之列次第舉行而
今來請銘者其五世孫鎭魯甫亦頗端勑可
愛於乎孝爲順德餘蔭其未艾也哉是爲銘

銘曰

得之於天稟純篤也行之於身職思力也冰
魚山獸或孚而格也我有良貴不求聞於邦
域也至誠之徵後百年而降　褒於泉側也
子孫承禋納銘于幽無忝乎孝思之則也

宣城後人金墺謹撰

附華藏庵事略

諸賢次韻　金儀仲

爲子無違世有何如君至孝未聞多庵成墓側遂先志幾入騷人咏歎過

華庵能築意其何非爲高山景色多孝子至誠玆可見斯人此事古無過

伯諧安否今如何久阻清儀鄙吝多感爾孝誠寄拙語須令詩眼莫看過

又　金聖天

名區粧點意如何繼志純誠此見多原松墓

石廬址在幾人千古式閭過

又　金景文

築此茅庵意若何瀧崗阡表豈云多只緣定省終無日要傍松楸晚歲過

又 附追次　李漢膺

玆庵刱築意如何爲護墳塋着力多認是孝誠先志遂行人且莫等閑過

曾聞此地講婆何眞惻千年閱幾多興廢由來知有數枝藜他日爲公過

重建上樑文

物之興廢有數閱幾年墓所之荒涼理之往來無常見今日齋廬之突兀寔先人之攸芘憬後孫之不隳在昔華藏佛庵邈今玉洞墓舍刱十笏觀音之室始於羅代何年占一席佳城之原實是聞韶令族山聳華盖蔚然若祥鸞瑞鳳之翺翔洞闢諸天望之如仙人道流之棲息雖往蹟之已邈有古老之相傳勝國金平章之讀書昭揭輿志沙門四溟堂之往錫記在禪籤泉出黃池可驗源流之混混山祖太白斯見體勢之巍巍峩峩爰有主 缺

竟無感鈹　天慳地秘得眞穴於夢
魂山衰樹枯報春輝於血淚左昭右穆之鈹
倣花原之鈹　東廚西廊之次第告
功宛桐岡之歐樹鈹　之或怠自有氣
數之難逃荐遭庚癸之災緇徒渙散屢被丙
丁之厄齋宇傾頹宿草中馬鬣龜頭應切羹
牆之慕夕陽下樵歌牧笛偏倍松楸之悲幸
値中熟之年爰究重新之役誠孝自是箕裘
之業伯兮叔兮供具亦賴緇弁之徒師也弟
也五架屋二楹寢苟合苟完之覩模千株松

萬柄花不貪不富之園圃薦苾芬其有所會
花樹其亦空三尺高封差峩宿霧濃雲繞谷
口而潑鎻半畝方塘清澈石人螭柱倒鏡面
而如圖素壁白椽之繪畫不陳實爲祖業之
能繼黑蛇黃兒之首尾相應可見天道之互
環宿志粗酬善頌何歉聊陳六偉助舉雙虹
兒郎偉拋樑東萬里滄溟一眼中雲暗谷潑
瑶草翳不知何處卧仙翁兒郎偉拋樑西萬
壑懸流赴玉溪鬼護神藏山水美分明列峀
映天奎兒郎偉拋樑南六六峯巒映石龕吞

吐中間涵二氣翩然仙馭濕晴嵐兒郎偉抛樑北一點祥雲繞屋極石塔如聆金佛語子孫千億百夫特兒郎偉抛樑上矗矗山光幾萬丈欝欝葱葱淑氣會燃燈天竺曜竆壤兒郎偉抛樑下三面青山圍大野秋漲黃雲禾稼是精禋歲歲食遐嘏伏願上樑之後神呵不祥地孕其秀令孫孝嗣無忝地下先靈好水佳山永領世間淸福緇流幷集無毁我園圍壇牆隣里共扶猶愛彼鳥獸草木千秋封域百世雲仍

癸巳四月日眞城李鎭斗撰

重修記　　從子東濟

吾東山水遝遝多名區異境而華藏山又稱南國絶勝處庵址在山絶頂上故老傳謂麗相金公怡讀書處而紅雲紫氣知仙閣綠髮淸談是貴人之句至今爲異談又有石佛在傍村氓尚尊奉之不知庵作於何代廢於何年而後千載復見突兀旣幸其三韓故宇旣毁旋成而庵所以作則又豈但以尋常一僧庵看哉自庵稍下東距數舍許卽我王考妣

衣冠奉藏之所而庵實王考府君之意繼之者我伯父公也蓋華藏一山爲諸山大麓最高而淩粤丙辰既奉藏王母而王考府君嫌其稍僻遠嘗曰吾死必同歸此山盍於故庵遺址更搆齋會使有人跡乎五年庚申王考終堂遂與王母墓同穴焉我伯父乃痛泣言曰葬吾親於此山而遺志不敢緩也遂先伐庵材而葬禮從之及既葬廬墓而庵役爰始翼年辛酉庵克成又四年甲子庵又瓦又其後幾年之間築後廩以增之置土田以厚之

蓋伯父一生心力盡在此庵而又幾年壬辰
不幸庵失火伯父公寢疾已四朔矣即泫然
曰庵至此吾病亦從此庵逝矣遂命家大人
及不肖輩責以重新越癸巳三月日庵再成
而四月日伯父下世嗚呼痛哉庵凡十一楹
而仍舊礎不改蓋遵伯父初制也嗚呼前後
茲庵旣有伯父善繼之美而其能推舊而爲
新因心而善述則吾大人與有光焉繼今無
墜二父而思所守其成者在今日則不肖輩
之所共勉而凡後之爲子孫者亦可不世世

盡心乎己酉春適避痘來庵觸感興懷敢舉庵之終始而一二之若其別界淸勝爽人心目可以備登臨而供眺望則空各自得焉

禊帖序

士而不忝賢常德也竊惟玉溪先生金公隱居衍義孝行尤著其可謂古之賢人也公歿後二百年之間吾鄉衣冠之爲公會者凡三焉華藏山緬奉時一也 國有貤襃之典煬黃時二也今則代之而祧禮時也祀事畢會者咸辭惕然曰自今日後吾輩雖欲爲公而

會事固無因夫人情久則忘忘則泯焉盍爲公修稧以圖久遠大論已定卽命成帖署時會人名姓名之曰華藏山禊帖蓋以公居廬墓所爲寓慕之地以示久遠不忘賢之義也會將罷屬不佞以識之辭不獲乃作而曰公之隱德幽光世或鮮知然當時詠隱江左滄厓諸公相與爲道義交晚谷趙公又狀其行其後西山公祭文若撰述炳然可攷且其子孫收拾遺文於灰燼之餘方以未遑鋟梓爲憂顧吾鄉人士之爲先生嗣而會亦將有待

也歟僉曰諾退以識之歲戊午十月日唐城
洪起一謹書

附褒孝事實

春陽面士林報狀

云云本縣東面居幼學金命欽卽文忠公鶴峯先生五世孫也曾在乙卯遭母喪葬距家十五里大山中無論寒暑風雨逐日哀省旣闋制其父年老多病命欽不離左右藥食必時所處房堗必在視寒煖至析薪以溫之其父患泄五六朔以小薦十餘手自濯洗隨乾

以易救視勸劇誠孝備至其父病中思紅柹時當四月命欽極求進之六月思山芥命欽親往小白山求而得之臘月又思川魚命欽持網鑿氷得盈尺錦鱗魚二尾以進及遭喪哀號如不欲生既葬廬墓終三年以歸晨昏拜廟朔望省掃之節至今不廢墓砌有雙膝痕其至行誠有過人者前等內時已有所狀報是在如命欽仲子弼濟有室未一年得奇疾數年沈篤其妻朴氏平度公之後景古之女盡心救療終始一日今年夏弼濟竟不起

大殮之明日朴氏令守婢出而作粥遂引繩自縊家人急往救之已無及矣其卓節又如此是舅是婦孝烈俱炳是乎等以幷以馳報爲去乎自官轉報營門以爲及時旌表之地事

題音

金命欽孝行及其子婦烈行令人欽歎而轉聞體重以此往訴營門事

鄕中士林報本府文

伏以旌淑表宅 朝家之令典樂善成美君

子之盛德而第念卓異可表之跡多顯於順風疾呼之勢湮沒不稱之悲每歸於草野疎逖之地苟非任世道之君子居在掌牧敷化之責者不爲之汲汲闡揚又何以爲來世勸哉本府春陽面王溪里故處士金命欽卽鶴峯文忠公五世孫也自幼性至孝家甚貧至躬漁獵手烹飪以養親而父母所嗜之物所欲之志不計窮約必多方預需以稱其意短褐不掩體而父母着華衣麁糲不自給而父母具甘旨及丁母憂雖大風雨寒暑日省墳

墓墓前嘗有雙膝痕洞人為之辟草除路以待之其在喪中老父使僮僕築梁前溪半日不成處士適自省墓還見老父久立寒處即脫裘承笱梁且立成而每夜輒得一日饌父病思川魚時當冬月鑿冰得錦鱗魚數尾以進人皆謂孝感所致父又病泄痢屢朔沈綿朝夕伏牀下跬步不離煑粥煎藥不假他人而以數三片衣更迭受便旋不使席間點汚示人及遭大故水漿不入口冬月侍殯寒不擁爐家人悶之撤堂而置墺其葬也築庵華

藏山守廬三年庵在潑山虎豹窟而自處士
居之三年未見一獸跡喪畢而還且以山庵
之間無人跡為嫌募入緇徒以居之為禁護
保守之計晨昏拜廟每得時物雖山蔬薄味
不薦不嘗嘗於親病中極求水柿山芥而進
蓋二者親之所獨也故終身不食二物親歿
後每痛泣曰人子為事死地惟祀可以致力
也凡墓田祭需及碑碣等節無不措畫曲有
條理喪餘之日哀慼如初終雖村氓里嫗之
賤與父母同年者見輒敬待或下馬致欵或

具酒饌往勞之自孤露以來人家壽宴足跡不及隣里皆感化其德及處士之塋洞民之携壺挈榼者塡溢祖道至於轝車不得前亦可以觀人心之愛慕矣一生謙卑之意尤不欲以孝自居其子婦朴氏夫死殉烈而鄉人嘉之并其舅孝行將合報營門處士涕泣禁止之只以其婦旌閭嶺中一先輩欲記華藏庵事實蓋庵卽公之所築墓廬也處士意其鋪張己行權辭以對曰茲庵之勝必經一番登覽而後記之未晚也事遂寢嗚呼處士之

事親務盡於日用之間本分之內無甚高遠難行底事而其行已秉心質古人而無愧又能無忝於鶴老家範苟使上達則空蒙棹楔之褒而處士之在世士林因其沮遏未及闡發處士之歿也子孫守其遺識至今泯默將不免草野湮沒之歎寧不悲哉然則其在處士而不欲表異是處士之高處而其在 朝家旌淑之典君子樂善之德所當表厥宅而成其美也生等居在隣鄉習聞處士之行義尋常欽歎于中思欲一陳於當世之大人君

子久矣今閤下分符本府觀風察俗勸善興
仁之意尤有所感服者生等玆敢干冒尊嚴
略掇處士之事行梗槩仰溷於鈴閤之下夫
以處士出天之孝而不至於翳然無傳者實
閤下之力而多士之幸也伏願閤下稟報營
門轉達于 朝俾蒙旌褒之典是生等攢手
祈懇之至千萬

題音

玉溪純孝已有聞知今見狀辭詳其實行尤
爲欽歎而轉報必待式年更當傳採公議而

處之事

丁亥正月日生員金柱恭等二百七人呈

營文

云云伏以生等所居之鄉有故學生金公命欽卽鶴峯文忠公先生五世孫也生有至性誠孝篤至及長善事二親視膳具甘旨承歡盡愉婉養有疾尤洞屬不翔剡奉先盡誠敬恭宗黨卑謙擇師表扣業慕耆宿從頌至閭里下賤不生慢易之心及遭母喪哀毁若不自支墓在大山滚處公與弟道欽鎭日哀省

雖祁寒暑雨不廢焉墓砌班班有雙膝痕後丁父憂廬墓守制三年如一日吁亦孝矣嗚呼 國朝所以褒著行實有三綱之錄五倫之編傳像而旌後採訪而列錄風勵當世者至矣盡矣而如金公者篤行如節孝伏塚如自強而沈堙於遐鄉下邑湮晦於委巷窮簷迄于今無稱揚而章著焉坐等所嘗慨惜而闕贊矣幸逢我閤下千里分憂閫境挾纊簿牒之暇采察孝烈揄揚掩翳揭其美矣嗚呼晦翁不云乎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制

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揚之又不及則嚮之慕之今生等無權力及於察擧禮制及於親厚則其所以控籲於下執事者只是稱之揚之嚮之慕之而已若我閤下居察擧親厚之地其所以懇懇收錄或不待生等之覼縷矣伏願閤下垂仁於旣骨之人施德於不報之地列錄編輯之中報聞歲抄之錄俾玆幽翳之懿得旌褒之恩則閤下之賜也生等之願也生等無任祈懇之地

題音

名家後裔有此卓行尤不勝欽仰讚歎而啓

聞體重又非式年容竢日後

又戊寅十二月日安東生員姜鐔順興生員徐相虎禮安幼學李晩璣等六十六人

呈營文

云云伏以本道安東北面春陽王溪里故處士金命欽卽鶴峯先生文忠公五世孫也其篤行實蹟旣陳於前狀中而不必疊床是乎乃槩此孝誠奉養冰腹錦鱗濱山墓廬虎豹自退三喪省墓膝痕尙存愚夫之辟草除路

旣非激天而然耶以若生等之不足尚未蒙
朝家之令典至於今日之抱歸則闡揚在
上幽魂塡壑實是微門寒族之冤故前後
行錄狀帖粘連齊聲仰籲於二天孝理之下
爲白去乎細細參商敎是後特爲別啓 震
陛以爲幽明間積善之地千萬望良爲白只
爲

題音

詩禮古家有此卓異之行甚庸嘉尚旣有實
蹟且有公議早晩褒揚豈無其日

然觀人之法亦有一言以蔽之者孝悌是已公以之爲終身事業以其常言之則生養死祭致誠盡禮以其異言之則鱗蹄動植感化呈驗以其推言之則恫師冤之莫白而不憚勤勞憂國難之未平而必欲死報夫若是者又豈無所本而然哉我家自大祖文忠公以後十世規範固不出於課忠責孝之外公之所以修於身而施於家者無不從門庭培養中出來亦可謂光前烈而聳後觀矣何恨是集之寂寥也以是語鎭魯氏至若卷後之識

尚未也後數月復以書來申前囑不已余不
敢終辭因書所感於中如此付之下方族後
孫瀅模謹識

玉溪文集卷之二終

嗚呼此五代祖考玉溪府君逸稿也公之遺文累經鬱攸之灾存者無幾而重爲蟲鼠之所毁傷幾於泰山毫芒矣曰與小宗君鎭鎬及三從弟鎭斗奉閱巾衍所藏則公之手稿尤爲散逸晩谷趙公記行之狀及一時儒士呈營文字與夫我從高祖所撰遺事當時諸公往復書尺若干篇甚寂寥矣祇恐愈久而愈失其傳也掇摭謄寫合爲一冊雖不足以闡揚先德然先父兄之欲付梓壽世而迄今未就者亶由於府君韜晦之志爲一部當義

理故曠百世而尚未就緒者也竊惟公之卓
德懿行大爲一時諸賢所推重又爲後世士
類所仰慕而其在裔後之列者行昧於軆先
誠薄於述事迄未遂吁 闡之擧使在天之
靈尚未蒙褒 贈之偉典斯非後人之可慨
耶誠願我諸宗之爲府君後者殫誠竭力泉
臺蒙褒崇之 恩遺文得壽梓之傳則庶不
負先世遺志其爲幸當何如哉顧余荒廢無
文不敢爲匿於忝孫之列而瞿瞿於懿蹟之
終歸微泯略述數語以付卷末願諸宗勉之

勉之癸未陽月日不肖五代孫鎭歧泣血謹

識

惟我五代祖考玉溪先生至性篤學大爲當時諸賢所推重晩谷趙公記行之狀盡之矣其後百二十年因多士之籲 闡特贈憲府之職第其遺文累經欝攸盡爲灰燼藏在巾衍者僅存無幾我再從兄菊圃翁慮其愈久而愈失其傳謄出本稿與附錄才成一卷冊子宗丈西山先生略加丁乙而識其尾家兄有意鋟梓而中歲捐背人事之難必有如是

矣鎭會懼夫如是遷延則後日猶今日不揆僭越與諸宗合議辛酉冬遂乞誌碣序文於一時秉筆諸公又搜出諸家篋藏得幾篇原稿與附錄編之爲上下卷將付剞劂就金溪族丈瀅模氏勘証始役于壬戌冬翌年春告功鎭會非敢自居於述事之科而印事顚末不可無記略附數語于下方歲癸亥三月日五代孫鎭會拜手謹識